

菡子文集（二）

菡子 著

江苏文艺出版社

书 名：菡子文集（二）

作 者： 菡子 主编

出 版 社：江苏文艺出版社

出版时间：2004

ISBN：7-5399-1884-5/ I217.62

定 价：120.00

目 录

1	不屈的手指
10	妈妈的故事
16	父 子
26	在古庙里
34	中国的孩子
50	和平博物馆
61	石洞里的人家
67	亲 人
74	泉水边
81	松树下
89	在观测员的位置上
100	赠 予
106	前 方
112	万 姐
124	并非遥远的岁月
141	家庭会议

149	纠 纷
176	综丝事件
198	初 耕
202	小醉翁
211	一个相当年轻的小伙子
225	往来工地的信件
233	探 矿
239	老少放牛
246	羊奶奶
254	亲家公
263	风
271	卖 鹅
277	夜不收
282	生物钟
286	盈盈笑意
294	在丛林中
304	探 亲
313	焚
320	红叶无恙
406	江南一叶
477	两姐妹
529	玉树临风

不屈的手指

——流传在洪泽湖边上的故事

六月天的伙房,想也不用想,总是热气腾腾的。特别是在蒸馒头的时候,灶膛里不能脱火,只听得添柴噼噼啪啪地炸响;一揭蒸笼,蒸汽往外喷,小小的伙房里,全让它占了。人像待在雾里似的,对面认不了人;那股子闷劲,又像自己也给蒸在笼子里了。

烧火的哑子,一头是汗,他没穿褂子,汗水一条条地沿着脊梁往下淌,裤腰浸透了汗,屁股跟凳子黏住了,好像坐在水里。可他红光满面的,什么也不在乎,特别满意这个差使。不是么,全家就是一个孤孤的哑子,要是留在庄上讨饭,比这难受得多呢。

向西边敞开的门里,进来一个高高的人,烟雾迷住了人,灶上的大司务,灶前的哑子,都没有看清楚是谁。只听得那人说话的声音:

“这窗户太小了,怪闷人的吧!”

大司务提起笼子,一股热气直冲他的脸,他的眉毛上也在滴下汗来。一听见有人说话,他心里就想:“说得倒轻巧,又是一个来看馒头的。”他哼哼着埋怨起来:“还不是。大家只晓得吃馒头,管他窗户小不小。”他端起笼子往面桌边走,正要跟那人碰面,他似乎看出那人还在呆呆地望着窗户,心里又骂了一句:“装得倒像!”然后故意客气地说:“我说,同志,请你让开一点吧!”

“好,好,好。你辛苦了。”那人连连地说。

就在这一忽儿,一碰面,看出是谁了——原来是师长,一点也

不能是假的。大司务差一点没把蒸笼掉在地上。师长微微地笑着问：“你怎么啦？”

“没怎么，没怎么——”大司务心里推起磨来了，怎么说好呢？当初没有看出是师长啊。

“叫总务科想法给你们开个大窗户。”师长不去看大司务的窘态，肯定地做了决定。他又走过灶门口去，指着哑子背后的墙：“这里也开一个，你看这烧火的同志淌多少汗。”

“好好工作。叫同志们吃好饭，打鬼子，打反动派，也有你们一份功劳。”师长走出去的时候说。

大司务呆呆地站在门口，他看着师长背影，忽然拍打着自己的脑门，自言自语：“哎，你倒有多傻啊！”他笑了起来，又伸出头去说：“瞧，这么客客气气的，就是骂一句也好啊。哎，我这号子人，就是该骂。”

哑子在灶门口也“啊吧啊吧”地嚷出了声。他挣得满脸绯红，好像第一次发现自己是哑子。他虽然认不得师长，可是瞧那个人不是小干部，却这么能体贴人。哑子还第一遭听到（他原是不聋的）这么好的体己话呢：“你看这烧火的同志淌多少汗。”就是这么说的；还要替他在背后墙上开个窗户，你看，就是为了他呀！大司务听见他嚷，他用围裙搓着手，跑到哑子跟前，大声地说：“傻子，是师长呀。全师的师长，懂么？就这么好的人。”他还拍了一下哑子的肩膀，接下去说：“他还说要给你开一个窗户呢，往后风嗖嗖地进来，坐在灶门口和不坐在灶门口一个样，穿了小褂还嫌凉呢。嘿嘿，你看我们这个师长。”他就想这么没穷无尽地说下去，要不是哑子提醒他该捡馒头了，他还不知要说多久呢。他从笼子里一双双地捡出馒头来，像孩子玩球似的，高高兴兴地往匾里抛，还嚷着：

“好好干哪，功劳也有你一份哪。”

哑子也是“啊吧啊吧”地嚷着，看来他不比大司务说得少。

在一次有名的战斗里,师长牺牲了。当时在部队里,在老乡那里,没有比这更难受的事。伙房里一天剩回不少馒头,大司务也不批评各部分送馒头回来的小鬼。不问也明白:怎么吃得下去呢?!

装着师长的棺材运到司令部的时候,老乡们都来请求:把我们的师长葬在我们最好的一块地上,是松林旁边的一块高地,对面就是美丽的洪泽湖。同志们和老乡们把师长当做父亲一样地葬了,眼泪湿了多少人的衣裳哪!就是连三岁的娃子,从此也知道和这松林睡在一起的是什么人,以后他们再不兴在松林旁吵闹。

大司务和哑子换了干干净净的衣服,到这里来过两回,默默地来,默默地走开。

接着是一九四六年秋天的大撤退。主力上苏中苏北打老蒋去了,非战斗单位都得离开这里,只有游击队和地方武装留在洪泽湖边上。

哑子没有走,他正在发疟子。他本来没有正式入伍,再说他不能说话,跟着大队行军也有些不便。大司务塞了哑子一簋子馒头,他摸着胸腔,沉重地嘱咐哑子:“我们要回来的。不问刀砍火烫,你的心得朝着八路啊,还有——”他指着门外的松林:“那师长的墓,早晚看着点。”哑子烧红的脸上淌下眼泪,他用手比划着“八”字,然后指着自己的心,来回做了几遍。大司务看清他的手势所表示的意思,点着头走了。

灾难来啦,城里镇上都已经住了老蒋的队伍,还来了一个什么“县长”。老乡们说话全悄悄儿的,狗也叫得小心了,人们一时半时地出去张张望望,老头老奶奶尽在叹气。

哑子穿上他那件破棉袄,拄了根棍子,挽着饭箩,四下去讨饭。他走到那些念着八路的人家,没有伸过碗去,只微微地笑着,求他们让他进到门里去。他用机警的眼睛在屋里扫了一遍,然后向屋子里所有的人抬抬手,用眼睛邀请着,仿佛说:“来呀,好人,我给你们带来了好消息。”

他对大家伸出大拇指和食指,比划着,然后就用眼睛询问大家这是什么意思。年轻人眼睛一亮,尖声嚷起来:“这是指的咱们的八路呀!”轻一点呀,不说也明白。”老头子咕噜了一句。老奶奶早已淌下了眼泪,一提起出远门的亲人,她就是这个样子的。哑子看出大家都明白了,他再单独伸出一个大拇指,用劲挺着,眼睛亮亮地看着自己的指甲。各人又都解释起来:“强大的意思。”儿子说。“不少。”老子说。“还没走多远呢。”老奶奶擦擦眼睛,伸过头来。哑子对他们的解释全点点头。他急忙把展着的手臂对内一搂,美美地笑开了。这一次老奶奶第一个看出来:“说的是就要回来了呀,亲人。”说着又淌下眼泪来。“不说也明白。”老头又咕噜了一句。年轻人什么也没说,都扑过来拉着哑子的手,好像自己的队伍就在他的手掌里似的。

又说到另一个消息:哑子慢慢地伸出中指,向大家瞥了一眼,做了个不屑的脸色。大家一齐猜中了:“老遭殃(中央)呀,咦!”哑子又伸出小指,那小指单独挺不直,微微地弯着。年轻人噗哧一声笑了出来:“你看这熊样子!”还用说!”老头也露出了笑容。老奶奶两手一拍,也开起玩笑来:“哎哟,阿弥陀佛。”在大家的笑声里,哑子忽然把手往外一挥。“蹲不长的。”儿子跟着他的手势说出了口,老头用力加了一句:“滚他的蛋!”我拿扫帚撵这龟孙子。”老奶奶也表示自己的力量。

这令人兴奋的无言的喜剧,在洪泽湖边上穷苦农民的家庭里上演着。大家像对待亲人似的欢迎哑子。哑子按户拜访,在大寒天里,他走得脚板裂了口,血迹印在铺大路的青石板上,自有白雪轻轻地替他掩盖那神秘的足迹。

人们提出口号:不完粮,不出夫,不退田,不交租,永世不当老蒋的兵!团结起来啊,洪泽湖边上的芦苇多,可农民比芦苇还多,何况那芦苇里,还四处蹲着游击队呢。

老蒋的县衙门里来了一个狗头上司,他熊起“县长”来:“要人没人,要粮没粮,请问这里是谁家的天下?”地主们也蹑手蹑脚地去告状:“别的地方都是‘中央’的,怎么这里还是八路的?唉!”“县长”是上司的上司放的,他不能装蒜,想了一下,两手一摊说:

“谁说是八路的?都是洪泽湖边上那冢坟坏的事呀,埋的是八路的师长,说不定还活着呢,洪泽湖边上的游击队全听他的指挥。”

上司绷紧的脸上差一点笑出来,他想说:“神话!你连死人也怕!”可他想起“县长”究竟与自己的上司是有关系的,不能太得罪他。于是问道:“那究竟怎么办呢?”地主们也贼头贼脑地凑过去哀求:“救救我们吧,别让我们再蹲在黑地里。”

“县长”说出了办法:“派两个团来!”这是对着上司说的;回头又对地主们命令着:“挑一担袁大头(银元)来!过两天我领着去挖坟。这是要有胆量的人才肯干的啊,看我的吧。”

有一天早上,老蒋的队伍包围了松林,挤得密密麻麻的。“县长”指点几个扛大锹的去挖坟,自己却和上司以及地主们远远地站着。他还叫当兵的一个个举了上刺刀的枪,对着那静静的坟墓,为的是“以防万一”。挖开了坟,露出了骨头,“县长”老远地看了一下,自言自语地说:“我说是铜墙铁壁的呢,你看也叫我挖开了!”他得意起来了,对他的“胜利”很满意。上司提醒他说:“现在挖出骨头又怎么办?”“县长”不假考虑地回答:“好歹你带了去吧,给上司也有个交代。”上司火了,他绷起脸说:“我才不希罕呢,你要做官还得我教教你,把这骨头就这么露着,谁来捡去就逮他个共产党。”

“这计策好,谁在这里等着呢?”

“派几个当兵的。”

“派几个不行,起码也是一个团。我知道这些当兵的,胆子卖了换烧酒喝了。芦苇里枪声一响,吓得不知往哪里跑呢。”

正像证实他的见解似的,洪泽湖边上远远地传来了枪声。当兵的你看看我,我看看你;“县长”自己也吓得发抖,“走吧,抖(走)

吧！”他有些口齿不清了。还是他的上司镇静一些，从衣袖里掏出一张纸条，上面写着：“有大胆敢来掩埋尸骨者，逮之立即活埋。”他吩咐说：“派人去压在石碑底下，也给他们一点厉害瞧瞧！”

在他们离开的路上，早听不见枪声了，“县长”才好不容易回过头来，对上司笑着说：“老兄办事就认真，我很佩服。这‘活埋’两字用得狠，谁还敢来，说了活埋还敢来，真是比我的胆子还大了。你们说是呀不是？”他问走在一旁的地主。

地主早就想说话了，他们忙凑过去说：“县长说的是，没有比县长更胆大的。只是我们有一个请求，这原是我们的坟地，还是还给我们吧。”

“县长”有些讨厌地主们的请求，原因是那担“袁大头”还欠一头。“别忙，你们等着下葬么？给我把那欠的‘袁大头’挑了来也不迟。人家弄得心都跳出了窍，你们倒会享现成！”他悻悻地说。

哑子时常在松林里过夜。这年头游击队全睡在芦苇里，哑子觉得松林就是他最好的宿处了。何况他的身边还睡着一个人呢——他亲爱的师长。他有时靠着松树坐一会儿，看见月亮照在墓碑上。松林的影子替坟墓披了被单，狗也不叫，鸟也不啼，静悄悄的，师长一定睡得很好。

当哑子远行以后，松林就成了他的家，他就这样和师长一起睡了多少夜晚啊。现在愈走愈远了，有时还见到自己的队伍，把一切告诉了自己人；又带了好消息，赶忙地回来，他的影子从这个庄子窜到那个庄子。

那一天傍晚，他又远远地看见了亲爱的松林。松林不是静悄悄的，有女人哭泣声音，有老人叹气的声音，在松林的上面发出怒吼般的涛声，一切不是平常的样子，人们再一次陪着自己受难的师长。

哑子在白骨旁边流着泪，人们默默地看着他。过了一会，他沉静地向大家伸出了大拇指和食指；大家围拢过来，他迅速而有力地

把人们熟悉和喜爱的手势做了一遍。人们的眼睛有光彩了,大家握紧了拳头。

“把咱们的师长捎到自己人那里去吧;到这里解放的时候,我们再去接他。”有人指着白骨说。

人们默默地点了点头。哑子倒空了饭箩,在胸前扯下两块白布,一块垫在箩底,把白骨轻轻地铺在白布上,他抖抖地把另一块白布给它盖上。人们又一次向自己的亲人告别,眼泪也忍不住淌下来了。其中有一个年轻人猛地捡起那衙门里留的一张字条来,把它撕得粉碎;然后从怀里掏出一块布条,把它插在墓地上,它迎风飘扬着,在月光下显出几个鲜明的大字:“人民把他埋葬在自己的心里。”走散的人们无数次回过头去,和墓地告别,也觉着那活泼的布条,在心上飘动。

当天夜里,哑子就动身赶路了。他不走庄子,不走大路,饿了束紧裤带,渴了去喝凉水,戴月披星地日夜赶路,终于又找到了自己的队伍。

这亲人的白骨带来的是无限的仇恨,战士们就在他的面前宣誓,哑子也举起了自己的一只手。

洪泽湖边上人民的反抗,像点着了的秋末的芦滩,熊熊之火,烧红了一二百里路的周围。

那个狗头上司又到了县衙门。没等他开口,“县长”先诉起苦来:“老兄,你看怎么办,这里简直没法待了。”上司倒爱打趣:“是不是又得派一个团去挖一个师长的坟?”

“不用。地主送过消息来了,这次是一个哑子,他到处宣传,跟他的师长一样厉害。”县长一本正经地回答。

上司又差一点没笑出来,他已经很了解“县长”了,干脆不必多问:“那么,你说吧,要派多少人去抓那个哑子?”

“两个团,一个也不能少。”县长一眼不眨地望着上司。

那要给自己讨回坟地的地主,把蒋军带到松林里,哑子被捕

了。他们还把各村的老乡赶到墓地里。

人们一看见自己的哑子就低下了头,哑子却昂着头望着大家。他的聪明的眼睛是大家最熟悉的,还是和从前一样灵活,只有那反缚着的手,没有做大家熟悉的手势。大家的眼睛盯着他的手看。

“不要慌,一会儿他就要给你们打手势的。”地主狡黠地笑着说。他看了一下“县长”再对大家补充一句:“一会儿,他就要告诉你们,这里是谁家的天下。”

他们对着哑子唧唧咕咕,又是威胁,又是利诱,条件是:投降,有饭吃;反抗,捆在麻袋里丢下洪泽湖去。哑子本来说不出什么,他只是憨憨地笑着,弄不清是嘲笑,还是别的什么意思。狗官们愿意往好的方面想,于是觉得有了把握,对大家宣布说:好戏就要开场了。

把哑子推到台面前,官儿们也和他拉成一排。这一次大家更清楚地看见自己的哑子了,看见他微微地笑着,放下了心;女人们却用手蒙着脸,她们不忍看。

“县长”喊起口令来:“说呀,哑子,‘中央’怎么的?”

哑子伸出中指,官儿们全点起头来,哪知哑子下面马上伸出了那个弯弯的小指头,然后又狠狠地把手一挥。官儿们瞪了眼,台下却噼噼啪啪鼓起掌来了,哑子也跟着笑了起来。“县长”的上司马提上提着文明棍跑出来,他先喝住台下的人,又回过头来狠狠地瞪了哑子一眼,大声地叫着:

“你不要命么?现在再让你说八路,怎么样?”

先是“八”字的手势,然后是大拇指,然后是回来的意思,和大家常见的完全一样,这次人们以喝彩的声音代替了鼓掌。

官儿们跺着脚。他们命令当兵的把子弹推进枪膛里,对着老乡们;又挑出几个人抽打哑子,还特别嘱咐重打哑子的手指。人群里响起了女人尖锐的叫声,大家的眼泪往肚子里流。哑子也始终是他们忠实的儿子,他那高高举起的大拇指,一直是属于八路军

的。后来官儿们想趁哑子被打得昏迷的时候,骗取他的手势,他们胡乱地叫着“八路”“中央”;哑子躺在台上,而他每一次回答的手势,还是让狗官们气得发抖。

这样吵嚷了一天。太阳偏西了,真的找来了麻袋。人们一看见麻袋心就凉了。“真是些吃人的豺狼啊。”一个老奶奶咬着牙齿轻轻地骂着,瞪着台上的狗官们。

在把哑子装到麻袋里去的一刹那,人们统统站了起来,发出呼喊的声音,吓得官儿们后退了两步。这次又是“县长”的上司比较镇静,他想起身边到底有两个团呢,还怕对付不了这些赤手空拳的人。他急忙推推“县长”,要他料理后事:“不用怕,有两个团呢。马上把哑子摔到湖里去,叫老百姓去送葬,吓唬吓唬他们!”

湖边的第一排全是敌人的队伍,他们把枪口对着老乡们。人们以最沉痛的心情,来送这亲人的殉难,他们深深地垂下头来。

哑子什么也看不见,他大声嚷着,一颗永不屈服的忠诚的心,正使他有許多话要最后告诉活着的人们;他也最后一次懊悔自己是一个哑子。他想起应用自己会说话的手,就拼命把手伸出麻袋去。就在他被抛向湖面的时候,人们也似乎看见一只从麻袋里伸出的手,一连数次划着“八”字,又挺着那不屈的大拇指,这就是人们听到的他的最后的言语;人们并没有看见他沉下去,大家仿佛觉得他已漂向湖面上红霞所在的地方,走进太阳里去了。

以后的传说是离奇的。有人说他没有死,给湖上的游击队救出来了,送到毛主席那里,给他治好喉咙,现在还在别的什么地方做着宣传工作。在老一辈的人们当中却传说着:他是给水龙王请去的,让他管洪泽湖四周的地方,风调雨顺,年年丰收。

妈妈的故事

外奶奶说妈妈最喜欢我。我知道外奶奶最喜欢妈妈。

可我们家里没有妈妈,老早老早就没有妈妈了。我小的时候,外奶奶有时把我搂在怀里对我说:“唉,看你这没有娘的闺女,我这没有闺女的娘。”她不敢大声说,说着说着还对门外瞧看一下。

妈妈上哪儿去了呢?我小的时候,外奶奶不肯说。我小的时候,外奶奶也不让我叫她外奶奶,要叫奶奶。黑夜刮了大风,我们两个在灶门口偎着,外奶奶才对我说:“孩子,你把嘴巴贴近奶奶的耳朵,小声一点叫我一声外奶奶。”我叫了,外奶奶就格外地亲我。

有天外奶奶要去赶集,不肯带我。我在枕头边摸到她的蓝青布钱包,没带钱怎么赶路呢?我拿着钱包赶上去。外奶奶老远举着一卷黄纸对我说:“回去吧,孩子,我带了钱。”

那时我叫二舅母叫二婶。我想着外奶奶连着想起了妈妈,就问二婶看见过我的妈妈没有?二婶先不肯说,我们家数她话多,她怎么不肯说呢?外奶奶也常常说二婶心硬,可二婶怎么淌下眼泪了呢?我不知道怎么害怕起来了,为什么大家一提起妈妈就变了样子?

半天,二婶才说了一句:“你妈是个好样的,你长大了就跟她学!”

那时我八岁,心里觉着实在长大了。跟妈妈学什么呢?二婶

又不肯说了。

外奶奶爱说我不笨,可她不喜欢我东猜西猜。平时我一愣下来想个什么,外奶奶就在一旁吆喝:“别把你那小脑壳子垂着,怪可怜的,来偎着你奶奶。”

眼前奶奶不在,我就把小脑壳子垂着,想着我的妈妈。其实二婶心最软了,她看出我的心事,就对我说:

“你不小了,尽瞒着你不是事,你妈妈不在了……”

说着二婶就跑进房里把脸闷在被子上。

妈妈不在了,没有妈妈,难怪……

我一口气跑到三岔路口去迎外奶奶,靠着一棵小树等着,等着。小土地庙里坐着泥塑的老头子和老奶奶,尽瞧着我。

外奶奶来了,像挑了千斤的担子,一步一晃,我忙赶上去告诉外奶奶:

“二婶说我妈妈不在了。”

外奶奶一下站直了,气得不行,小声嚷着:

“谁说的,由得她红口白牙地咒人,活着活着,一千一万个活着!”她蹲下来摸着我的冻红了的手,哄着我说:

“孩子,别听她的!你妈妈出远门去了,我刚才还托前庄上你姨夫给她捎了几个钱去……”说着,她把头别了过去。

好吧,就算妈妈出远门去了,还是没有妈妈。最困难的是简直不知道妈妈是个什么样子,实在说,我没见过妈妈。我追着外奶奶问,外奶奶先不肯说;可是她还是告诉了我:妈妈小的时候和我一个模样。我常到二婶房里去拿出她镶铁片的破镜子,看着镜子里的小闺女,叫她妈妈。可是翘了两条小辫的也能是妈妈么?我不笨,我知道长大了就像妈妈了。外奶奶说得好:是娘身上下来的就像娘。我巴望快点长大,就知道妈妈是个什么样子了。

我十二岁那年,俺大别山里就听说解放军的游击队了,外奶奶说游击队都是好人。山寨里的穷户都嘀嘀咕咕地念着游击队。外

奶奶常到别人家里去串门子,有时夜里还起来到外边和人家悄悄地说话。

有天夜里外奶奶推醒了我,说我的爸爸派人来看我了。外奶奶说:“你懂么?你的爸爸,人家传说他早已不在,现在还活着呢!快去,快去!”

外奶奶牵着我走进一家茅屋里,门口站着几个带枪的陌生人,还有一个穿青白短褂裤的陌生人坐在堂前,许多人正围着他;想必就是爸爸那儿派来的人,可是大家都叫他白县长。

白县长过来拉着我,从头上看到脚下,没有一个人像他那样瞧我,想必爸爸才是这样的。爸爸的事,家里一个人也不漏嘴;我一问,奶奶就夸我灵巧,灵巧的孩子不死追着大人问长问短。

我一点不怕陌生,就对着白县长问:

“我爸爸呢?”

“你爸爸在打反动派,他让我带个口信给你,还有你妈的耳环……”白县长轻轻地说。

外奶奶一下子面孔刷白,抖颤了一下,找了个凳子坐了下来。白县长瞧着她,先对她说:

“我说了吧,大娘。孩子长大了,挺壮实,她爸爸说她也该懂事了。”

我看出外奶奶忍着眼泪点了点头,把我搂在怀里,小声说:“孩子,你在这边好好听着。”

一屋子的人都好好听着。

下边就是白县长说的话。

你妈让国民党反动派活埋整十一年了;还有你的三个哥哥,一个七岁,一个五岁,一个三岁。你那时才几个月,外奶奶把你抱到山上躲了一个多月,没让他们找到。他们要让你妈说出你爸在哪里,哪些人是党员?连你的三个哥哥也受了拷问,动了刑。你妈闭

紧了嘴巴,锤子也敲不出一句话。

后来他们在梅山脚下史河的沙滩上挖了一个大坑,把你妈和三个哥哥推着往那边走;你妈头昂着,也没让你的哥哥们哭,她挽着他们三个,步子硬朗朗的,谁瞧着都感到一股英雄劲儿。你的大哥问:“妈,俺们这往哪儿走?”

你妈微微笑着,说道:“走到往你爸爸那儿去的路上。”

反动派把老乡们也赶到沙滩上,说要让他们看看你妈怎么下场。

你妈朝乡亲们微微笑着,威风凛凛地站在大坑边上,一只手抓着你的大哥,一只手抓着你的二哥和三哥。

反动派的头子对着你妈说:

“你说不说?这是最后一个时辰了。说了饶了你们四口子;不说斩草除根!”

你妈对梅山上一看,那里有百年的松树,有开不败的兰草,她回答他们:

“斩草除根有这么容易么?”

不要脸的反动派又揍了你妈妈,鲜血随着她的嘴角往下淌。

“你这妇道心真硬,拼了自己这条贱命还不算,也不爱惜这三个小子?”

你妈变了脸,她指着反动派的鼻子问:

“是你们狼心狗肺,还是我的心硬?”她蹲下来抱起你的二哥和三哥,对乡亲们说:

“他大爷他婶子,哪有做娘的不疼自己的孩子?你们说这一丁点儿的孩子犯什么罪?你们谁肯给我领着?给了你们就是你们的孩子……”

有几个妇女都往前走,叫反动派拦住了。

反动派的头子努了努嘴,他们就又过来推你的妈妈。你妈说着:“别碰我,自己会下去的。”就跳下大坑去,她要你三个哥哥都蹲